楚水 周刊
第4版 散 文
2018年11月9日 星期五
责任编校:郭亚群
组 版:洪 薇
联系电话:80259332 投稿信箱E-mail:95287567@qq.com

两棵树

□郭小鸣

院子里有两棵树,一棵是香樟树,五米多高,树干笔直,枝叶茂盛,碧绿的叶子华盖一样,洒下一片树阴;在香樟树北面一米多处,有一棵紫玉兰,两米多高,笼罩在香樟的树阴下,树干斜向一边,似乎在奋力挣脱香樟树的庇护。然而,瘦弱的树干表明,努力没有成功,看上去明显营养不良的玉兰,一米多高就开始分叉,枝条乱七八糟地胡乱伸展,一如阳光穿透香樟,洒下的斑驳影子。

香樟和玉兰就这样并列生长着,看上去有点格格不入,高大挺拔的香樟,像是训练有素的战士,盛气临人,需要仰视才能目视全貌,碧绿是它的常态,春末夏初,它也会长出一些浅红的嫩叶,米白色的小花缀满枝头,但因了它高大,人们懒得抬头看了,经常被忽视,只有它散发出的浓烈的香气,有时会逼得人抬头看一眼,这个时候,人们才发现:香樟树也开花啊!

低矮的玉兰,纵横交错的枝条,犹如乡野来的孩子,毫无章法可循。因了它的矮小,人们稍微抬抬眼神,就能观其全形,路过时总是习惯性地瞥上一眼,眼神里带着些同情:可怜的玉兰,长的真不是地方!喜好阳光的玉兰,只能从香樟树茂密的叶子罅隙里享有稀疏的光点,夹缝中求得生存。人们的同情心总是偏向弱者,它的凌乱,它的歪斜,似乎也不那么碍眼了。

冬天来临,邻居说,香樟树太高太大了,遮挡了院子里的阳光,屋子里光线也暗,修剪一下吧,我欣然答应。

顺便帮你把玉兰也砍了吧?太碍眼了。

“不!不!不!”我当即否定,在外求学的女儿,有次回家过年,看到满树的玉兰花,非常喜欢,赞叹不谙花事的我也会长花了,我心中窃喜,这棵玉兰,我连水都没浇过。砍掉,真舍不得。

下班回家,香樟树的修剪已经完毕,我没想到修剪的结果是这个样子,院子里一下空旷起来,华盖没了,绿叶没了,香樟树只剩下光秃秃的一根树桩,有点不适应。

没了香樟树的遮挡,玉兰树一下子突兀出来,枝桠凌乱,宽大枯黄的叶子,飘飘零零地落下,院子里一下子失去了生气,冬天萧瑟的气息扑面而来,阳光满了,眼神却无处安放。

当玉兰的最后一片叶子落下,只剩下灰褐色的枯枝时,我的心“咯噔”了一下,无比地担忧,玉兰会不会就此枯萎了呢?以前,有常绿的香樟占据了视线,我从没关注过玉兰是什么样的,而今,看到玉兰如此模样,光秃秃的枯枝,看不见一丝生机,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镶金的芦苇 王少岳 摄

洒满阳光的院子,宽敞明亮的客厅,随着时间的推移,慢慢也就适应了没有绿叶的陪伴,时间真的很神奇。

有一天,不经意间抬头,竟发现玉兰的枝桠间冒出了许多毛茸茸的花骨朵,颜色和枝条差不多,小小的,藏在枝桠中间,难怪一直没有被发现。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:哈,玉兰还活着!

从此我有了期待,关注着那一个个小小的调皮的精灵,看着它们一点点地变化,先是长高,瘦瘦的,像一支小小的生日蜡烛,慢慢地,变肥硕一点了,一朵朵傲然挺立在枝头,任风吹雨打,寒霜凛冽;花骨朵包裹着厚实的绒衣,在刺骨的寒风中,那么的执着、那么的坚强。我完全被它的坚韧折服,树干的随性,枝条的无章法,我已经全然不在乎。

一整个冬天,它就那样的蓄势,褐色的枝干,毛茸茸的花骨朵。带给我的却是无限的生机,盼望着那一树花开的日子。

终于,料峭的春风来了,玉兰的花骨朵越发地圆润,越发地饱胀了。当春风携带的暖意越来越强烈,毛茸茸的花骨朵裂开了,像一个好奇的婴儿,睁开了朦胧的紫色眼睛,一冬的希冀有了结果,玉兰挣脱了绒衣,露出了粉嫩粉嫩的花瓣,浸润着我的双眼。净若清荷尘不染,色如白云美若仙,古人如此形容它;那一树的朝霞,同样惊异了今人的目光,那满树的花啊,诱惑的人心痒痒的,抚摸它,爱怜它,恨不得融进花树中。

可惜花期太短了,一周的时间,玉兰的花瓣便开始凋零,一瓣、二瓣、三瓣——看得人心疼,我竟也有了葬花的冲动。虽有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安慰,心还是隐隐不忍。一场春雨,玉兰花瓣落尽,仿佛是为了安慰我的眼神,嫩绿的叶子一下子布满了枝头。

整个院子成了玉兰的舞台,先是满树的粉,再是满眼的绿,隐忍了许久的玉兰,对阳光是那么地渴望,它不停地长高长壮,抬头看,它竟然和香樟树一般高大,可以平视香樟了。歪歪扭扭的树干,高低起伏的枝条,布满嫩绿的新芽,看上去竟有了妖娆的姿态,像一个妙龄女郎,或仰头张望,或甩袖飞舞,舞动着,摇曳着,时不时抚弄一下香樟的树身,此时的香樟还是一截树桩,残留的几片树叶在风中证实着自己的存在。

曾经卑微的玉兰,一下子长这么高大,多年的压抑,终于迸发,出落成了一棵大树,风姿卓越。人们看玉兰的眼神不再有同情:玉兰也可以长这么高大啊!只是这扭曲的树干,如果像香樟树一样笔直就好了。

乡里农事之四十七

挑稻把

□陈明干

一棵棵稻子割下来,变成了稻把。一块田割完了,遍地都是一捆捆身腰粗大的稻把,横七竖八地躺在那儿。接下来的农活便是将这些稻把挑上船,再撑到打谷场。

早晨下田割稻的时候,装把的水泥船就撑到了这河边。劳力多的人家,先是全力以赴地割稻,待割至后期,则男人挑把,女人割稻扫尾,分工自然而默契。家中劳力少的,会将一块田的稻子全部割完,然后再挑把。

挑稻把的工具就是挑麦把时用的大把叉。稻穗齿口紧,不易掉谷粒,用这大把叉挑把是最合适的。

和挑麦把一样,先拣近处挑——靠近河边的田头上的稻把。将两捆稻把紧紧并排,用大把叉的叉头对准两捆稻把的草葽处,用力一戳,再随手拎起两捆稻把插在把叉的尾梢,双手一举,一担稻把便架在了肩膀上。乡民快步向前,走过跳板,待在船头上站稳、转身,后背朝着船舱,将把叉头倾斜降低,叉头上两捆稻把随即落进船舱;挑把人再次转过身来,面朝船舱,将叉梢用力一甩,另两捆稻把也立即滑进了船舱。挑把人手握空把叉,又大步跨上了田岸……起初的每一担都轻轻松松、干净利索。

稻把水分多、量重,每捆约三四十斤。力气大的男劳力,一担可以挑四至五捆,叉头上戳三捆,叉梢上插两捆;能干的女人,一担挑三捆,叉头上戳两捆,叉梢上插一捆;刚出校门就下田干活的女孩子只能挑两捆,前后各一捆。即便挑两捆,她走起路来也是踉踉跄跄的样子。

挑这稻把,在狭窄的田埂上行走、将稻把插在把叉上、到了船上又将稻把卸在船舱,除了需要力气外,还要技巧。因此,这活基本上都是男人干的,女人很少挑把,除非这家稻田特别多,实在忙不过来。大集体时期,挑稻把纯粹是男人的活,七八个男人甚至十多个男人行走在田埂上、渠道上,一路来一路去。每个人的肩上,长长的把叉挑着沉甸甸的稻把。乡民快步行走之时,前后的稻把有节奏地跳跃。随着“嗨哟号、嗨哟号”的号子声,一块田的稻把很快会收拾得干干净净,田野里空空荡荡的。

近处挑完了,须向田块深处挺进,这挑稻把的距离便越来越长了。远路没轻担,越向远处挑,肩上的稻把更显得沉重。这个时候,力气再大的人也会减少挑把的个数——原先能挑五个的,现在改挑四个;原先能挑四个的,现在改挑三个;原先能挑三个的,现在只能挑两个。

距离再远,但在挑把行走的过程中,是不能放下挑把的担子歇口气的。实在吃不消了,只能换肩挑:将左肩上的把叉移到右肩上;行走几步后,再将右肩上的把叉移到左肩上,以减轻肩上的压力。倘若中途搁担休息,那稻穗上成熟的稻粒便会因稻把的压力而掉落。谁忍心已经到手的稻谷人为地受损呀!于是,距离再远,把担再重,也要咬紧牙关,一口气将稻把挑到河边的农船上。

马厂圩是“塘心田”,50多丈呢,一个来回就是100多丈,挑这么远的稻把就须“接担”了。生产队里的太和大哥,挑着五个沉甸甸的稻把,“嗨哟号、嗨哟号”地从远处走过来了。行至一半,早有启明老弟竖着把叉、站在田埂中途等着他了。在启明与太和背贴背的当儿,太和双手托起肩上的把叉,启明瞬间接过,又稳稳地放在了自己的肩上……启明挑着那满载稻把的把叉,“嗨哟号、嗨哟号”地迈向河边的船上。这么远的担距,这么重的稻把,多是由身强力壮、熟练老到的男劳力“接担”,将那一捆捆的稻把挑上船的。

也有稻把从肩上掉落的时候。起初割稻时,两棵稻秸扭在一起当草葽,或许因为忙于抢割,割稻的人两棵稻穗扭得不紧;或者因为太阳照晒,草葽松弛,因而在挑把人快步行走、稻把颠簸过程中,一捆稻把忽然掉落下来。担把失去了平衡,这肩上所有的稻把瞬间都散落在地。一声叹息后,挑把人放下把叉,将稻把一个个重新捆好,小心翼翼地叉起、上肩。那潮湿的田地上,是一滩滩金黄的稻谷……

把叉是竹竿或木棍做的,硬梆梆的。连续挑了几天的稻把,这硬邦邦的叉柄始终在肩上压来压去、磨来磨去。起初,肩膀是红肿,然后破皮,最后便结成了“果”——一颗鸡蛋大的、突兀隆起的、硬实实的肌肉。

鸟人说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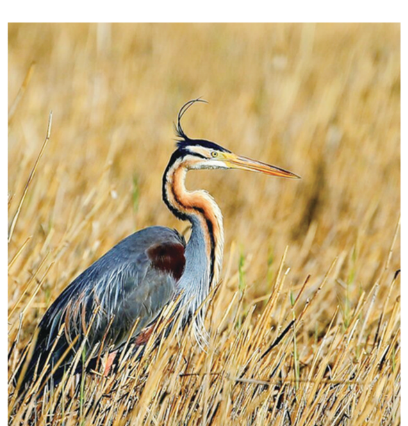
“鹭中闺秀”草鹭

□沈海波

“花开红树乱莺啼,草长平湖白鹭飞。几处晨鸟争暖树,谁家新燕啄春泥。”鸟是大自然的精灵。有了它们,天空、河流才会充满生机和灵性。

得胜湖位于里下河平原腹部,古名率头湖,又称缩头湖,距兴化城东6公里,是一片方圆20平方公里的天然湿地,南北两侧分别有一条河,车路河和白涂河。

河流是孕育生命的摇篮,鸟儿无论迁徙还是觅食都喜欢在傍水之处生息繁衍。河水流淌在鸟儿心中的不止是环境日趋恶劣的担忧与生存的渴望,更有鸟儿们生活的希望与幻想。



得胜湖远离尘嚣、遍地芦苇丛生、静谧幽深。优越的生态环境引来了数百种鸟类到这里栖息繁衍。以鹭类家族为主,有白鹭、草鹭、池鹭、夜鹭、牛背鹭、苍鹭,主要以白鹭、苍鹭和草鹭居多。

“春风卷地起,百鸟皆飘浮。”面对鹭鸟翔集,人鸟和谐的湿地风光,能用相机定格瞬间的美丽,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!

一只草鹭站在河边,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它。多年前在乌巾荡的芦苇丛见过它曼妙的身影。它独立而挺拔,它就那么站立着,不时伸长了长而弯曲的脖颈搜索着水下的鱼儿,那专注的神情,高贵的气质有如名门望族里的大家闺秀。

草鹭是大型涉禽,别名:草当、花洼子、黄庄、紫鹭,鸟纲、鹳形目、鹭科。草鹭的额和头顶蓝黑色,枕部有两枚灰黑色长形羽毛形成的冠羽,悬垂于头后,状如辫子,胸前有饰羽。通体由灰、栗、黑三色组成,寿命可达25年。主要栖息于开阔平原和低山丘陵地带的湖泊、河流、沼泽、水库和水塘岸边及其浅水处,特别是生长有大片芦苇和水生植物的水域最为喜欢。常成小群栖息于稠密的芦苇沼泽地上或水域附近灌丛中,有时亦与苍鹭、白鹭一起栖息,以小鱼、蛙、甲壳类等动物性食物为食。

它头戴黑色小帽,脖子棕色并镶嵌有红色的边,身体体羽红褐色,俗称“火桩”。它有三个特征很明显,那就是三长,即喙长、颈长、腿长。站直了有1米之余呈纺锤形。草鹭行动迟缓,常漫步在水边浅水处低头觅食,有时亦长时间地站立不动,或收起一腿,仅用一脚站立于水边,静静地观察和等候鱼群和其他动物到来。得胜湖应该是它旅居之地,相对近似品种苍鹭很稀有。也较苍鹭善于隐蔽,喜欢将自己修长的身躯与芦苇相依。

草鹭在中国的分布和种群数量均不及苍鹭普遍和常见。由于湿地资源的过度开垦,围湖造田和群众检拾食鸟蛋,近来种计数量更为减少。

我喜欢草鹭起飞时的姿态,飞行时颈向后缩成“z”字形,头缩至两肩之间,两翅鼓动缓慢、脚向后直伸,远远突出于尾外,慢而从容,像微风一样掠过绿色的芦苇荡。

楚水 周刊
随 笔 第5版
2018年11月9日 星期五
责任编校:郭亚群
组 版:洪 薇
联系电话:80259332 投稿信箱E-mail:95287567@qq.com

花 海 梅立成 摄

定格在心中的母亲面容

□徐廷华

岁月荏苒,母亲离开我们整整三周年了,那天我们兄妹仨早早来到母亲墓地来看望她,这是她抚育的三个最亲的人。头一天台风“温比亚”肆虐,狂风暴雨,天似塌下来一样,原指望暴雨还会继续,哪知道台风飞速北移,一夜过去依旧艳阳高照。

伫立母亲墓前,足足有一个多小时,香烛袅绕,母亲亲切的面容一闪一闪地浮现眼前。我想起三年前在母亲告别仪式上说的一段悼词:人的一生中,有两样东西不会忘记,一个是你生活在这个城市的面影,一个是母亲的面容。

一

2015年8月18日凌晨,还在睡梦中的我,猛地听到电话铃响,声音在寂静的午夜是那么的急促,容不得你停一下,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,妹在电话中呜咽地告诉我:妈妈走了。

母亲是因高血压中风摔倒骨折,在她三尺病床的空间里抗争了一年多,最终还是敌不过病魔,带着她深深的遗憾离开了无限眷念的亲人。她除了思维还清晰,能和我们交流外,其他都无能为力了。我们兄妹仨精心地照料着母亲的一切起居,一会儿将病床摇高,让她看戏剧频道播出的越剧节目;午饭后将病床降下来,让母亲睡个午觉;替母亲洗头时,将空气床垫移到床外,椅子上放好温水,一个人托着母亲的肩膀,一个人给母亲洗头,再一个来回地换水。更多的时候我们逗她开心,和她讲过去的往事,陪伴着母亲度过了一个个寂寞的时光。

十个小时前,我还和母亲微笑着挥手再见,说好的明天买水蜜桃给她吃,没想到母亲就这样走了。

母亲平静地躺在床上,眼睛还睁着,她还想看看晚年给她温暖的这个和睦家庭。我轻轻地捋平母亲的头发,抚摸着母亲还有点弹性的脸,微微地抹闭上了她还想看一看儿女的双眼,亲吻着她那还带有余温的苍老的手,亲吻了放下,放下了又亲吻,母亲操劳了一生的手啊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沉重。70岁的我终于抑制不住了,一滴一滴豆大的泪珠滚落在母亲的遗体上。

母亲这最后的面容就这样定格在我的脑际,这一年母亲虚89岁,如按周岁该是享年米寿了。

二

我常去母亲那儿看望,67岁不再上班后,看母亲的次数就更多了,每次去时事先会在电话里约好。母亲把我去看她,当成她生活中的“重大事情”,早早地就柱着拐杖下楼在小区门口等我。

每次去我都会给母亲带上一点她喜欢吃的东西,且拣最好、最贵的买。猕猴桃是论个买、红枣是买新疆大枣,香蕉是买进口的,苹果是挑个大且绵软,没牙齿也咬动的那种。

我和母亲常会在龙江石头城秦淮河的桥边上散步,春天垂柳依依,夏日凉风习习,秋天满地金黄,冬日皑皑白雪,母亲说这里风景好,能养人。有时母亲会挽着我的手,摇晃着,那是她最高兴的时候,碰到左邻右舍的熟人,母亲会和她们说:“这是我的大儿子。”语气中有一种自豪。

走累了,母亲就和我坐在河边的靠背椅上,这时她会从手提袋里拿出一些零食,我们边吃,边聊家常。在母亲的眼里,我永远是一个孩子。她会操着浓浓的宁波乡音跟我说:“侬啦勿要老买嘎(这么)贵的墨子(东西)给我,侬己个(自己)勿索(舍)得确(吃),好墨子都给阿姆(妈)吃了。侬阿妹条件好,吃点无所谓。老这样阿姆心里勿过意哦。”

我望着母亲溢满了笑的脸,那笑里又有一种无以言说的心痛和对儿子的怜爱。

三

每次和母亲分手,老人家都要送我一程,显出她的依依不舍。走了好长好长一段路了,那“笃笃笃”拐杖敲地的声音让我不忍心,我几次拦住母亲,不要再送我了,她总是欲停又走。于是我会转身,再和母亲走回去。

当我跨上自行车时,老远还听到母亲的叮嘱声:“埋埋(慢慢)骑噢,路上当心点。”母亲驻足在那里一直要望着我骑得老远老远,消失在她的视野中。我回头看她时,灿灿的夕阳下,母亲一只手搭在额头上,还在望着我,我挥舞着一只手,直到母亲的身影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。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,我这不过七八里,母亲就这样牵挂着。

如今,我再也看不到母亲了,她亲切的面容永远定额在我的心中,直到我生命的尽头。

一把板锹在谷场上扬起

□徐兴旗

村旁、河边、垛上,有这样一块土地,我们把它叫做谷场。谷场被庄稼包围着,被村民视作宝贝藏着掖着。无论地里多忙,它都是一言不发地盯在那里。

谷场经过犁翻晒后,被耙拉成小脊,光着脚的农人拉着磙子在上面碾着。夕阳西下时,凉爽的河水让干瘪的场基饱饱地喝足,次日清晨,灶膛里的草木灰均匀地洒下,还是用那条磙子慢慢地碾着。老远就能看见一片玻璃一般的谷场。

此时,正是村民们最幸福的时刻,麦子随风谦恭点头的样子,惹得村民倍加珍惜,打量、盘算、期待着。

一捆蚕豆就那么被夹着放到谷场边铺摊开来,一担油菜就那么被挑进谷场架起来晾着。几只闹疯了的家雀和孩子们一起,在蚕豆上、油菜杆边窜来窜去。连枷“噼啪”的拍打声,把远在村庄深处的板锹惊醒了。

村庄里的四爷能听懂一把板锹的话,村庄里的后生们通过他的描述“会扬的一条线,不会扬的一大片”知道扬场的技能;通过他的站姿“顶风扬场,顺风簸箕”明白扬场的窍门,那可是村庄里谁家都不敢糊弄的事儿。

根伙的谷场分在东南角边上,明头家的谷场紧挨着老仓库,这些人都得听四爷的。风从哪里来似乎都和四爷会过话,早晨脱下的庄稼堆在场的这边,中午脱下的庄稼放在场的那边,晚上脱下的庄稼该放在那边,人们记下了四爷指的地方堆庄稼扬场。

谷场上有一座庄稼堆起来,这可是村庄里人都知道的事;谷场上有一座庄稼堆起来,也便是村庄里的人都要齐动手的活儿。

麦把堆起来了,一层一层码垛像座小山。脱粒机安好,草杈归置好,谷场也轮空出一片。需要工夫,需要人手,需要力气,也需要手艺;要男人舍得出力气,要女人注重心细,男人努力而谨慎地往脱粒机口塞麦把,女人边碾出草杈边扒脱粒机肚里的麦子,孩子早已站在麦把堆上往下推麦把,老人可攥着草杈传草。

此刻的板锹在谷场边揉着睡眼,立在这家场头,依在那家麦把堆旁。村庄里的人家,哪家庄稼没得到过板锹的搂抱?哪家庄稼没被板锹注视期待过?

我看见过,当有人从下风头路过时,扬场的人会自动停下,等下风头的人走过去后再扬场。我还见过将麦堆扬成山脊、馒头,落下的一条条、一块块籽粒划成美丽的弧线,好像兵种听从调遣,指定在哪儿就在哪儿。那扬上去的稻粒有的像礼花一样飘落,煞是好看。

板锹看惯的可都是场头上的那些事情,看着前场一只麦把坠落到后场了,瞅着东边人家顺风将麦屑飘落西边新扬的麦场。板锹被看场的孩子当着玩具,满场地拖着跑。板锹还赌气躲藏在麦堆旁看主人四下寻找。

看着新脱下的庄稼,板锹摩拳擦掌立在一旁嘟囔着,只要有风,只要有力气,肯定能让它们分家。而此刻长在地里的庄稼也没闲着,正使劲地赶着与板锹的约会,等待着庄稼人的检阅。

吹过来的一场风,扬起的庄稼一点一点地脱落。草屑、壳子、穗芒会随风飘去回归尘土,落下的是一堆饱满沉实的籽粒。板锹一下一下地扬起,那些晒日头的老人也就那么一天一天地老去。场头的板锹其实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。

板锹在草杈、扁担等农具堆中向我示意,一把板锹在我远方的乡村正直着腰身,就像我的父辈们。

家乡四十年巨变

□顾少俊

我的家乡大顾村是兴化最大的自然村,有26个生产队,5000多人。改革开放前,我们村没有公路,村民们出门要坐船。如果想去兴化县城,必须步行6里多的路,到车路河边赶轮船。轮船开到兴化县城要四五个小时。村民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,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。村里许多人一辈子没去过县城,去过上海,南京这些大城市的人,会让村民们羡慕不已:“某人不简单,去过南京!”“某人了不起,去过苏州!”……

记得小时候,月食现象发生时,村里的老人会惊呼:“天狗吃月亮了。”于是,有人敲锣打鼓,看到月亮出来了,个个高兴:“天狗吓跑了,月亮保下来了。”

改革开放前,村里老百姓穷,住的大多是低矮的土墼禾草房。逢上雨季,土墙会被雨水浸泡倒塌。村里经常出现土墙跨塌伤人的事,土墼砸死人的事也偶有出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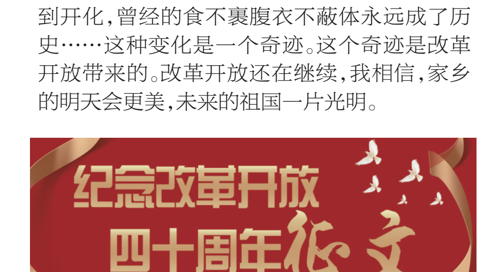
在大集体干活,有一阵子,干好干坏一个样,村民们没有积极性,上工像赶鸭子上架,收工像撵兔子。上世纪70年代末,实行土地承包制,土地承包到个人,效果立竿见影。同样一亩地,大集体时用双倍的工,收的粮食只有四五百斤,承包到个人,用工减一半,亩产可达八九百斤,有的达到上千斤。村里很快出现了万元户。村民们有钱了,禾草房不见了,全部变成了砖瓦房。

1977年,国家恢复中断了10年的高考。中国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。知识可以改变命运,人人都可成才。富裕起来的村民重视培养子女。40年来,我们村每年都有考上南京、苏州、无锡等地的大学生。40年间,这些大学生们已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。在校读研,或到海外留学的,也大有人在。

1987年,沙石路从县城通到我们村。村民们挣钱的路子宽了,青壮年们农闲时开三轮车出去收废品;收购鸭毛、鹅毛卖给羽绒服厂……街头巷尾再看不到甩膀子、晒太阳、闲聊的人了。村里有个小伙子,憨憨的,上学时成绩不好,家里穷,快30岁了,还讨不上老婆。改革开放后,他每天晚上捕鱼,第二天把鱼运到到镇上卖,腰包立马鼓起来了,很快讨了老婆,生了儿子。

改革开放让村民们了解了外面的世界,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。我有一个同学,看了《霍元甲》的电视剧后,练武上了瘾,晚上不到教室自习,洗脸盆里装满细沙,十指朝沙里猛插。早上起床后,张开双掌对着大树猛击,嘴里不断发出“嗨嗨”之声,一心想练成“铁砂掌”“金刚拳”,将来也要做霍元甲那样为国争光的英雄。由于一心练武,学习成绩下降了。老师找他父亲反映情况。他父亲在外面打过几年工,见过世面,对儿子说:“练武可以,不要影响其他同学的学习。”后来,他毕业后,父亲送他去当兵。部队首长见他身体素质不错,把他推荐给武警部队。他后来在云南抓毒贩立了大功,还上了电视。他父亲说:“改革开放好,国家用人不拘一格。”

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,国家鼓励私人创办企业,外出打工的村民,有了资金后,回家乡办厂,村民们就业的机会更多了,在家门口就可以上班。我的一个同学在车路河边办了个船厂,每年赚几十万。去年,我们班搞同学会缺资金,他全包了,在县城租了个宾馆让师生们痛痛快快地玩了几天。

2006年,国家取消了农业税,老百姓的日子更好过了。现在村里通县城的沙石路变成了柏油路,通乡公路改造成7米宽的水泥路。公路边上竖起一幢幢漂亮的别墅,停车场上可见到一辆辆私家车。现在从我们村开车到县城只要30分钟。公路给家乡的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。

家乡的变化,过去做梦也不会想到。我们村庄40年的巨大变化,正是国家改革开放取得最大成就的见证。没有改革开放,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。家乡的老百姓从禾草房搬到别墅,从“无舟不行”到汽车开到家门口,曾经的愚昧无知得到开化,曾经的食不裹腹衣不蔽体永远成了历史……这种变化是一个奇迹。这个奇迹是改革开放带来的。改革开放还在继续,我相信,家乡的明天会更美,未来的祖国一片光明。